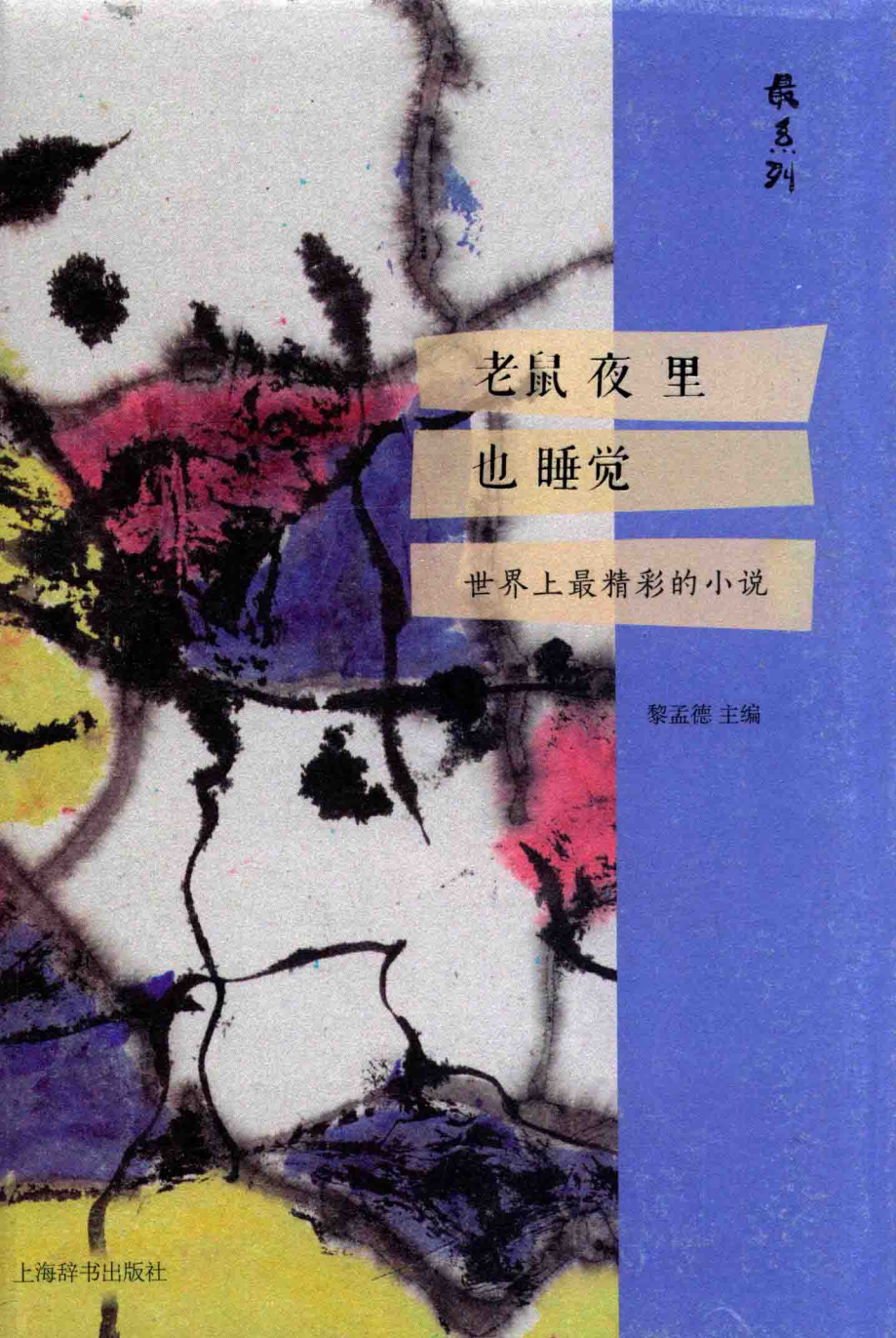




最
系
列

老鼠 夜 里
也 睡 觉

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说

黎孟德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The Most

○



老鼠
夜里
也睡觉

世界上
最精彩
的小说

黎孟德 主编

安 娜 编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鼠夜里也睡觉：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説 / 黎孟德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8

(最系列)

ISBN 978-7-5326-4411-7

I. ①老… II. ①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1892 号

最系列

老鼠夜里也睡觉——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説

黎孟德 主编 安娜 编译

责任编辑/杨丽萍 版式设计/楼微雯

精装版：封面绘画/蒋山青 丛书名题签/潘方尔 封面设计/赵瑾

函装版：封面设计/姜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30 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411-7/I·262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0512-68180628

前 言

当这一套小丛书杀青付梓的时候，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种激动，不像是面对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感觉到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是像布置了一个博物馆，把历史上最精美的东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套丛书的篇幅不大，又涵盖了散文、诗歌、小说、演讲录和书信5种体裁，所以每一本书选择的篇目并不是很多。但是，正像我们不必去欣赏贝多芬所有的音乐作品，却不能不去听听他的《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九（合唱）交响曲》；我们不必看完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全部91部作品，但却不能不看一看《高老头》《贝姨》《欧也妮·葛朗台》一样，这套小丛书所选编的这些诗文书信，正是千百年来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最闪光的一部分。见一叶落而知天下之秋，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味，读一读这些作品，会帮助你了解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从中感悟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读这些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美丽的经典，仿佛与华盛顿、拿破仑、罗斯福、丘吉尔、爱因斯坦、培根、罗素、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歌德、普希金、马克·吐

温、拜伦、狄金森、雪莱、济慈、卡夫卡、果戈理、高尔基……这些叱咤风云的伟人、聪明睿智的哲人、驰骋文坛的巨匠、锦心绣口的诗人对面相晤，听他们的谆谆教诲，如对名师，如逢益友。

这些诗文书信，申张着人间的正义，浓缩着人间的亲情，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蕴含着圣哲的智慧。时而让我们血脉贲张，振聋发聩；时而让我们如沐春风，心旷神怡；时而让我们沉醉于浓浓的亲情，温暖而感动；时而让我们徜徉在爱情的长河，浪漫而温馨。它有对生命的礼赞，对爱情的讴歌，对父母的怀念，以及对妻子的温情，也有对侵略者的谴责，还有对真理的维护。

这一套丛书，包括《家族的信条——世界上最震撼的演讲》《在陌生人中穿行——世界上最动听的诗歌》《如果我休息我就生锈——世界上最优美的散文》《老鼠夜里也睡觉——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説》《致永恒爱人——世界上最感人的书信》5本，出版社编辑给它们取名为“最系列”，我想，正是因为这些诗文（除中国外）确实堪称同类作品中最伟大、最优美、最受欢迎、最具感染力的作品，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瑰宝。请走入这套丛书敞开的大门，相信它会带给您最强烈的震撼和最持久的审美享受。

黎孟德

目 录

驿站长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 1

泄密的心

[美] 爱伦·坡 / 17

马 车

[俄]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 25

竞选州长

[美] 马克·吐温 / 41

最后一课

[法] 阿尔封斯·都德 / 49

陪衬人

[法] 爱弥尔·左拉 / 56

乡村骑士

[意] 乔万尼·维尔加 / 67

项 链

[法] 居伊·德·莫泊桑 / 77

变色龙

[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 91

最后一片叶子

[美] 欧·亨利 / 97

质 量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 107

二十六个和一个

[苏联] 玛克西姆·高尔基 / 118

敞开着的窗户

[英] 萨契 / 139

爱情学

[俄] 伊凡·蒲宁 / 145

七个铜板

[匈牙利] 莫里兹·日格蒙德 / 158

墙上的斑点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 166

乡村医生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 178

罗生门

[日] 芥川龙之介 / 186

老鼠夜里也睡觉

[德] 沃尔夫冈·博歇尔特 / 194

驿站长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十四品的小小文官，
驿站里的土皇帝。

维亚齐姆斯基公爵

谁没骂过驿站长？谁没跟他们吵过架？谁在大发雷霆的时候没向他们索要过那本要命的意见簿，以便徒劳地在上面对他们飞扬跋扈、冥顽不灵和懒散怠惰的控诉呢？谁不把他们当成天理不容的恶棍，简直就像过去的恶讼师，或者，起码也和牟罗姆森林里的土匪无异？不过，如果我们公平一些，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那么，我们评判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容一些了。驿站长是什么人呢？十四级的受气包的角色。他们的官衔仅能使他们免于挨打，而且并非每次均能奏效（恳请读者们凭良心想想）。维亚齐姆斯基公爵开玩笑地称他们为“土皇帝”，那么，他们的职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

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对俄罗斯本国作家的影响之巨大，是任何其他国家的诗人所无法比拟的。普希金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深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及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谨、描写生动简练。

务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不是真正的苦役吗？他们日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枯燥乏味的旅行中一路积攒的满腔怨气全部都发泄到了驿站长身上：天气恶劣，行路艰难，车夫倔强，马匹顽劣——所有的过错全都推给驿站长。旅客走进他那寒酸的住所时，像望着仇人一样对他怒目而视。能赶快打发掉一位不速之客还好，但如果恰好没有马匹呢？……天哪！旅客会把他骂得体无完肤，恐吓威胁之辞也会劈面而至。即使在雨雪交加的坏天气里，他也得踩着泥泞挨家串户地奔走。遇上暴风雪或是受洗节前后天寒地冻的日子，他不得不躲进穿堂里，为的是能避开发火的旅客的辱骂和推搡，暂时休息片刻。当一位将军驾到时，战战兢兢的驿站长就得把最后两辆三套马车拨给他，其中一辆还是信使专用马车；而将军则谢都不谢一声就走了。五分钟之后——又一阵铃声响起！……来了一个信使，把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只要把这一切认真地想一想，我们心里的怒气就会渐渐平息，反而对他们充满了真诚的同

[名篇释读]

《驿站长》

选自《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描写了因女儿被人拐走、最终酗酒而死的老驿站长的悲惨遭遇。《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反映“小人物”命运的作品，开创了此类主题的先河。

情。再多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南西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熟悉；我认识好几代车夫；很少有我不认识、没打过交道的驿站长。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把我在旅途上积累的趣闻整理出版。现在我只想説一点：人们对驿站长这一类人的看法绝大多数都是不公平的。这些饱受唾骂的驿站长，一般来说都为人平和，天性乐于助人，易于相处，也不追求名利。听他们的言谈（可惜过路的人们从不将这些言谈放在心上），可以学到许多有趣的东西，让人获益匪浅。至于我，说心里话，我宁愿听他们谈话，也不愿听某位因公出差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在这些可敬的驿站长中间有我的朋友。事实上，其中有一位一直让我深深地怀念。我曾有缘得以跟他接近，下面我就准备同亲爱的读者谈谈这个人。

1816年5月，我曾沿着一条现已废弃的驿道路经某省。当时我官卑职微，支取的费用只够付得起两匹驿马的租金，所以需要在每个驿站换马，因此驿站长们对我非常不客气，我常常要据理力争才能得到我认为是我应得的东西。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如果驿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位官老爷的车上，我就会骂他卑贱、懦弱；在省长设的宴会上，看到下菜碟的仆人按官阶高低上菜而把我漏掉，我也会耿耿于怀很久。这两种情形，现在我倒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了。的确，倘若废弃“小官尊敬大官”这一通用的准则，而改用另一条准则，例如“聪明人尊重聪明人”，那我们会怎么样呢？一定会争得不可开交！仆人上菜又从谁开始

呢？不多说了，还是讲我的故事吧。

那一天非常炎热，离某驿站还有三俄里的时候，开始下起小雨，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倾盆大雨，我被淋得浑身湿透。我到了驿站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换衣服，第二件事是要杯茶。

“喂！杜尼娅！”驿站长叫道，“把茶炊拿来，再拿点奶油。”

他的话音刚落，从隔扇后走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跑进了穿堂。她的美貌使我很惊讶。

“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

“是的，大人！”他自豪地说，“她聪明伶俐，和她去世的母亲简直一模一样。”

他开始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没事可做，便观赏他挂在那简陋而整洁的房间墙上的一幅幅画。这几幅画是一套的，画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幅画上画着一个头戴便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在给一个神色不安的年轻人送行，年轻人匆忙地接受了老人的祝福和一个钱袋；第二幅画以鲜明的笔触画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堕落——他坐在桌边，一群酒肉朋友和放荡女人围在他身旁；第三幅画中，把钱财挥霍净尽的年轻人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与猪同槽分食，他的脸上流露出愁苦和悔恨的神情；最后一幅画里，年轻人回到了父亲身边，仍旧戴着便帽、身穿长袍的慈祥老人奔出门来迎接他，浪子跪在地上；远景画着厨师正在宰一头肥牛，他的哥哥在向仆人们询问为何如此欢乐。我在每幅画下边都读到与画的内容相配的德文诗句。至今，

这几幅画、窗台上的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铺，以及当时我周围的其他陈设，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这位驿站长五十岁左右，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穿一件深绿色长礼服，胸前用褪了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勋章，他的音容笑貌仿佛现在还历历在目。

我还没来得及跟老车夫算清车钱，杜尼娅已经捧着茶炊回来了。这鬼灵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到自己已经赢得了我的好感，便立即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跟她说话，她很自然地回答，毫无娇羞忸怩之态，像个见过世面的大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了一杯潘趣酒，给她倒了一杯茶，我们三个人便开始聊天，好像早就认识一样。

马匹已经准备好了，但我仍不愿离开驿站长和他的女儿。不过最后我也只得同他们告别了，驿站长祝我一路平安，他女儿送我上车。在穿堂里我停了下来，请她允许我吻她，她同意了……

从那次之后，我能算出我有过多少次亲吻，但没有一次在我心中留下如此长久而甜蜜的回味。

几年之后，我再次有机会走上那条驿道，使我得以旧地重游。我想起了老站长的女儿，一想到又能够看到她，我喜不自胜；但我心里也不禁有些踟蹰——老站长或许调走了，杜尼娅也许嫁人了，我的脑中甚至闪过老人或杜尼娅已死的念头。我怀着不祥的预感驶向驿站。

马车在驿站前的小屋旁停下。走进屋里，我立刻认出了那几

幅“浪子回头”的画，桌子和床铺原地未动，但窗台上的花已经不见了，周围的一切显得那样零乱、败落。驿站长正在睡觉，身上盖着件皮袄，我的到来惊醒了他，他从床上坐起……他正是萨姆松·威林，但显得那么衰老！在他准备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好久没刮的胡子，佝偻的身影——才三四年的时间就使一个精力旺盛的壮汉变成了一个衰弱颓废的老头儿，我怎能不感到惊讶！

“您还认识我吗？”我问他，“我们是老相识了。”

“也许吧，”他神色阴沉地回答，“这里是大路，过往旅客很多。”

“你的杜尼娅还好吗？”我又问。

老头儿皱紧了眉头。“天晓得。”他回答。

“这么说来，她出嫁了？”我问。

老头儿假装没听见我的问话，继续小声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没有再问下去，叫人拿茶来。好奇心使我无法安定下来，我希望一杯潘趣酒可以使我的老相识打开心扉。

我估计得没错，老头儿并不拒绝喝一杯的建议。一杯甜酒下肚，他阴郁的脸色便开朗许多；喝下第二杯酒之后，他的话就开始多起来了。他说记起我了，也不知是真的，还是他装作记得，反正我终于从他的口中听到了当时使我非常感兴趣、又感动不已的一段故事。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尼娅？”他开始说，“有谁不认识她呢？唉，杜尼娅，杜尼娅！多好的丫头啊！以前，从这儿路过

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夸她，没有一个人说她不好。太太们有的送她一块头巾，有的送她一副耳环；过路的老爷们借故停下来，说要吃午饭或晚饭，其实不过是为了多看她几眼。那时候，无论火气多大的老爷，一看到她马上就会平静下来，跟我说话时也变得和颜悦色了。先生，信不信由您：官差和信使们跟她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小时。这个家多亏有她：收拾屋子啦，做饭啦，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而我呢，是个老傻瓜，对她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厌，疼也疼不够！难道是我还不够爱杜尼娅、不够疼我的孩子吗？还是她对这样的日子不满意呢？都不是，是祸从天降、在劫难逃啊！”

接着，他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痛苦经历。

三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驿站长正在给一本新册子划格子，他的女儿在隔扇后面缝衣服。这时，一驾三套马车来到驿站，一个戴着车尔凯斯帽、身穿军大衣、外罩披风的旅客走进来要马。可是马匹已经全都派出去了。一听说没有马，旅客当即提高嗓门，扬起了马鞭。见惯了这种场面的杜尼娅急忙从隔扇后面跑了出来，殷勤地问那位旅客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尼娅的出现产生了惯有的效果。旅客顿时怒气全消，他同意等待马匹，并要了一份晚餐。他摘下湿透了的毛茸帽子，解下披风，脱掉军大衣，原来是个身材挺拔、蓄着两撇胡须的年轻骠骑兵。他在驿站长身旁坐下，同他和他的女儿高兴地聊起天来。晚餐端上来的时候，有几匹马回来了，驿站长吩咐不用喂食，立刻给这位旅客的车套上。等他吩咐完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年轻人已经倒在长凳上，几乎不省

人事了：他感觉很不好，头又晕又痛，无法赶路了……怎么办？驿站长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并决定，如果第二天病人的病情还不见好转，就派人到C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他的仆人骑马进城去请医生。杜尼娅把浸了醋的手帕扎在他的头上，坐在他的床边缝衣服。驿站长在屋的时候，病人便不停地呻吟，几乎不说一句话，不过他却喝了两杯咖啡，还呻吟着要了午餐。杜尼娅一直守着他。他常常说口渴，杜尼娅给他端来了一大杯她亲手调制的柠檬水。病人只是用这水润润嘴唇，每次递还杯子的时候，他都趁机有气无力地握一下杜尼娅的手，表示感激。午饭前医生来了，给病人诊了脉，用德语同他交谈了几句，然后用俄语宣布，病人只需要好好保养，过两三天就能上路了。骠骑兵给了医生二十五个卢布的出诊费，并请他一起用午餐。医生没有推辞，两人的胃口都很好，喝了一瓶酒，然后才满意地互相道别。

又过了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了。他非常高兴，不停地跟杜尼娅和驿站长开玩笑，有时自己吹口哨，有时同过往旅客聊天，或者帮忙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入册。就这样，他很快赢得了忠厚老实的驿站长的好感。到第三天早晨，驿站长竟舍不得同这个惹人喜爱的小伙子分别了。那天是星期日，杜尼娅正准备去做礼拜。骠骑兵把马车套好后，来跟驿站长告别，他慷慨地付了食宿费，然后又跟杜尼娅告别，并主动提出要送她到村口的教堂去。杜尼娅犹豫不决……

“你怕什么？”她父亲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吃掉你的。跟他坐车去教堂吧！”

杜尼娅上了车，坐在骠骑兵身旁，仆人跳上驾驶座，车夫一声吆喝，马车便起步了。

可怜的驿站长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能亲口允许他的杜尼娅和骠骑兵一起坐车走呢？他怎能如此糊涂，莫非当时头脑不清醒吗？还没到半个小时，他就开始觉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终于忍不住向教堂跑去。等他到了教堂的时候，人都已经散去，却没有看到杜尼娅——庭院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急忙走进教堂，看见神父正从祭坛上走下来，教堂的执事在熄灭蜡烛，两个老妇人还在角落里祈祷。还是没有看见杜尼娅！这可怜的父亲鼓足了勇气才决定去问教堂执事：“杜尼娅来做过礼拜没有？”执事的回答是：“没来过。”驿站长失魂落魄地走回家去。现在他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杜尼娅由于少不更事而做事轻率，也许擅作主张坐车到下一站，去看她的教母了。他忧心忡忡地坐在那里，等待那辆三套马车（就是他允许她坐上去的那辆呀！）回来。黄昏的时候，车夫终于醉醺醺地一个人回来了，他还带回来一个致命的消息：杜尼娅和骠骑兵一道，从那一站又继续往前走了。

老头儿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他颓然地倒在那年轻骗子昨晚躺过的床上。回想种种情景，现在驿站长才明白过来：骠骑兵的生病是假装的。这可怜的老人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热病，他被送到C城就医，临时调来一个人代理他的职务。给他治病的正是那

个给骠骑兵看病的医生，他对驿站长肯定地说，那个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病，当时他就猜到这个人居心不良，但他没敢做声，因为怕挨鞭子。无论这个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为吹嘘他有先见之明，反正他的话丝毫无法安慰这个可怜的病人。病情刚刚好转，驿站长就向 C 城的驿站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打算，便徒步出门去寻找女儿了。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前往彼得堡去的。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说，杜尼娅一路上尽管都在哭，不过，她看起来倒是心甘情愿的。

“也许，”驿站长暗自思量，“我能把我的迷途羔羊领回家。”

怀着一线希望，他来到了彼得堡，在伊兹梅尔团的一个退伍上士——他的老同事家中住下后，便立即开始寻找女儿。很快他就打听到消息——骑兵大尉明斯基就在彼得堡，住在杰蒙特饭店。驿站长决定去找他。

一清早，驿站长就来到明斯基住处的前厅，请求禀报大人，说有个老兵求见。一个勤务兵正在擦撑着楦头的皮靴，他说老爷正在睡觉，十一点以前不见客。驿站长只得走了，但在指定的时间又回来了。明斯基身穿晨袍、戴着红色小帽亲自出来见他。

“怎么，老兄？你要什么？”他问道。

老头儿心潮澎湃，泪水盈眶，声音颤抖着只说出一句话来：“大人！……请行行好吧！……”

明斯基飞快地看了他一眼，红着脸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进书房，